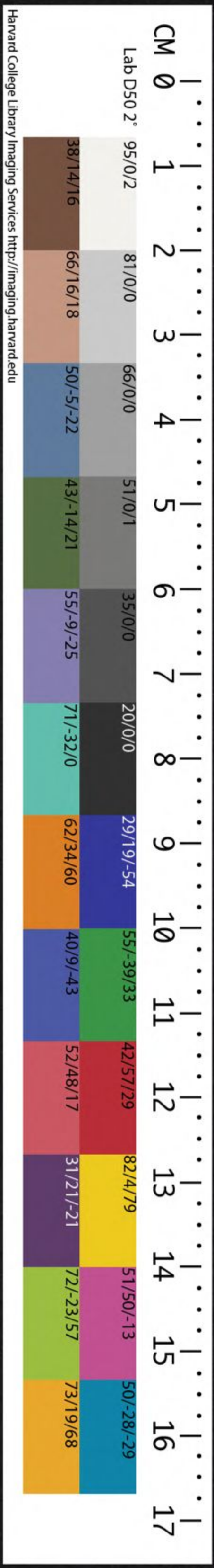


T 682/1139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春秋繁露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
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
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
學敬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
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

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
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
聖人之旨在於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
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
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
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

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
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
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伺賢
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
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
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曆七年二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纔無繁露注云繁露晁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此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鼂公武郡齋讀書志

春秋繁露漢董仲舒撰文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

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二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本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

春秋繁露 卷之十一
書流散而不全矣不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水田
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
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
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
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
年四月四日書

新安程大泰昌之祕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 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
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此臣固

疑非董氏本書又斑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
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 進本通
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
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
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
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
之象也鈎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
也四者人之盛節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
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

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說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象物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聯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佑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旣嘗書所

見卷末而定正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謂也又曰金于土則五穀傷土于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憤尚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詩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跋春秋繁露

本傳作蕃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王序文始得寫本於理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切疑竹林玉杯等各與其言不相關後見尚書公程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說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繁宰萍鄉

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成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弟子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議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一年 所集仲方塘其引繁露三十條今皆具在
予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
三畫而聯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
王也許叔仲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篇
四十四篇中其余傳中對越三仁之間朝廷有大議
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
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
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

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
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訪求儒雅士
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
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
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
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
子雲猶有愧於斯况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
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

春秋繁露 卷之六
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
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
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猶以
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潛臺長兄祕閣公
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書
于攻媿齋

樂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三十七篇雖
非全書然亦人間之所未見故樂與吾黨共之後
五年官中都復從攻媿先生大叅樓公得善本凡

八十二篇爲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家所
紀篇卷皆同惟三篇亡耳先生又手自讐校是正
訛舛今遂爲全書乃錄本屬 祕閣兄重刊於江
右之計篋以惠後學云嘉定辛未四月初吉朝奉
郎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
字胡榘書

春秋繁露總目

卷一

楚莊王

王杯

卷二

竹林

卷三

王英

精華

卷四

王道

卷五

滅國上

滅國下

隨本消息

會盟要

正貫

十指

重政

卷六

服制象

二端

符瑞

俞序

離合根

立元神

保位權

本朝錄
目錄

水火錄
目錄

卷七

考功名

通國身

三代改制

官制象天

堯舜湯武

服制

卷八

制度

爵國

仁義法

必仁且知

卷九

身之養

對膠西王

觀德

奉本

卷十

深察名號

實性

諸侯

五行

闕文

闕文

卷十一

爲人者

五行之義

陽尊陰卑

王道通三

天容

天辨在人

陰陽位

卷十二

陰陽終始

陰陽義

陰陽出入

天道無二

煖燠孰多

基義

闕文

卷十三

四十之副

人副天數

同類相動

五行相勝

五行相生

五行逆順

治水五行

卷十四

治亂五行

五行變救

五行五事

郊語

卷十五

郊義

郊祭

四祭

郊祀

順命

郊事對

卷十六

執贄

山川頌

求雨

止雨

祭義

循天之道

卷十七

天地之行

威德所生

如天之爲

天地陰陽

天地施

春秋繁露卷一

春秋繁露卷一

楚莊王第一

漢 董仲舒著 明王道焜闕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
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
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
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
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
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恐是此矣此楚靈之

本德作

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况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

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

姬恐不恐不一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

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

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

危殆亾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

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

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

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

春秋列傳
卷一
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
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稱公有疾也
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
矣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
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
詐妄對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
言曰國家治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
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亾子
危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窮昭公雖

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
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
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
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
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
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
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
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
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

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
親親而踈踈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
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
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
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
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
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
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
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

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

兼則世逾

一作愈

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

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

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

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

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

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

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

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

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

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制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

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
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備合
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
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其矣
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
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
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
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
故武武者代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

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
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
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
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於崇作邑于豐
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
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
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
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

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一作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

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廬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

春秋繁露 卷一
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也。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心浹而王法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

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以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微不臣

之效也出侮於外人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旣美其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九
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
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音耽故力不勞而身大
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
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
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
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
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
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

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
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
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
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誅
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
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
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
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
應問數千同畱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

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

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之非董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

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者卿在而弗能討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嬖可以立趙盾嬖無臣責許止嬖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惡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

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復讎柰何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凶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

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然後可與適道矣。

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已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

在大夫也。渙右闕反梁之盟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其

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

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

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

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

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

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

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

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

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

變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

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

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

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

動而違常禮禮者庶于仁文質而成體一也。今使人

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

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

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

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變，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論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况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卽位

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鞏獲齊頃公，斲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

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
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
不可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
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爲難
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
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
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
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

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
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
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
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
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
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
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
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
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

義而羞可耻。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尊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况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且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耻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

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庶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庶耻者不生。大辱大羞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

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

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挾而擊之鄭罷弊危亾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無子

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
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不見其罪也曰
有國者視此得身不放義典事不審其時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二終

春秋繁露卷三

王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
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
美惡乃形可謂得一作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
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
其位不受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
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
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

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
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
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
以自滿浣也遂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背惡而無此
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
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
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
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
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
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
之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
之名爾猶惡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
爲大惡而書非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
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爲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
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
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
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奔喪
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
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
而或達於經或不達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
別。燠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
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
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
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

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書卽位
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
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
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
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逢殺之不可及於經何
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鈞之故
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三
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
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齊避所羞
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
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
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
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
秋之義善無道也若直一作止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
而善之無所見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
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

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
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
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
雖死亾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
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自立之君無以異也
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乎莒之以爲同居
曰曰莒人滅鄆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
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在可以然之城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
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
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攻之罪
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
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
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
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
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
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

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
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
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旣立之大夫奉
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
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
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
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
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
春秋之書事時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

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哀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鄫入於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

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汝以鄫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一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臧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一作乎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于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其事從齊桓盟春

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卽衛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

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斲而轅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無可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話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

為為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

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難之也弗能察寂一作蒙若

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

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

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

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

支隣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

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

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

若是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

春秋繁露
卷三
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南將與隣國豈值弑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四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並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強賊妬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耻惡不犯

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不觸蟲
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
凰麒麟遊於郊囿圉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
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
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
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有所先以入宗廟端
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
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

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

盛羽族之飾窮

一作散

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聽

鄭衛之音充傾宮

一作害

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

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

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斲朝涉

之足察其拇

一作臍一作脛

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

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群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

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

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

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
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鏖以廣地以強相脅不
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
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實如雨雨蝨沙鹿崩夏大雨
水冬大雨雪實石于宋五六鷓退飛實霜不殺草李
奔實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口
不流晝晦彗星見於東方孛於一作大辰鸛鶴來巢
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

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
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而已矣
天王使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
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
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
王師敗於茅戎天王出居於鄭弑母弟王室亂不能
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
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
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僭僭天子諸侯強者

春秋卷四
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於茅戎而大
敗之戎執凡伯於楚丘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
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其君法度
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復故鄭魯易地晉文再
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
王天下魯舞八佾壯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
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
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

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不得專執
看乎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
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
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
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未
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諸夏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
介諸葛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

道之意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為匹夫與師
 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大夫之與伐國同罪執
 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
 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
 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
 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
 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許也許世子止不
 嘗藥而誅為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
 桓公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嘗

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為王者事
 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救諸侯奉獻天子而
 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
 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
 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
 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
 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
 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閻殺吳子餘

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頑卒于會諱弑痛強臣
專君君不得爲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
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
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
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圄之平也言圍成
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楹
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廡譏驕溢不恤下
也故臧孫辰請糴於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
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

絕惡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
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
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
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
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
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郵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
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曰不穿皮
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
告從不赦不祥強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

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
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
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
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強
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亾宗廟失社稷滅
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
臺上彈群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
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盾所殺晉獻公
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

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

此下疑少一字

從

一作徒非

驪姬起也

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
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
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
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
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
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
入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
心而妬與大夫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

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
 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
 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
 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
 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
 辱之婦人之房俱而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
 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過也梁內殺一作取民無已其民
 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亾五家殺刑其民曰先
 亾者封後亾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

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
 將不勝殺戮如屠一作從仇讐其民魚爛則亡國中盡

空春秋曰梁亡亾者自亾也非人亾之也虞公貪財
 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壁屈產之乘假晉師道
 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
 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
 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
 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眾乾
 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

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憊，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為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陳其君也，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一作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為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

遠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亾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殺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道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唇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亳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 upper 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

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強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暴、觀乎陳佗、宋閔、知嫉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亾、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

觀乎公子翬、知臣窺

規一作

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

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春秋繁露卷五

滅國上第七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無敵於天下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成群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鏢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

上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戴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於楚所托者誠是何可禦邪楚王髡托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戴亦由是

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

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為幽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於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此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戎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

同姓魏侯燬滅邢是也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為軻之盟劫汶陽魯滅威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為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一年魯僖乞師

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魯昭公以事齊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滅以滅鄆其明年知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於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明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鷄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

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之卒三年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胙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年先楚子昭之卒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顧隆盛强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十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

之兵分守大國襲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季封切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群衛衍據陳儀而為護林父據戚而已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亾國之跡也譬如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中之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棐林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此猶濕之有拔也一作濕之有伴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

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患何謂哉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蕪之化流清蕪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明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一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摭托意以矯失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

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一作自其國而容天下名何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別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邪？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

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兼義之所在，則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一作德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

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訟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性，乃可與論爲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忌慮倦心，猶不能睹。故天不有罪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

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大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得則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

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行矣。切刺譏之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一作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

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

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爲得之哉。故曰於乎爲人師者可無慎邪。夫之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白錄也。哉。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有變命存其間者其致也。政不齊則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撮以爲一。

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而有異。湯武用之治。往故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傳而明切而深矣。

春秋繁露卷六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體之所為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

一作通古作今，然後能服此也。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后，一作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戶。漆血不已，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擗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裁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戴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

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一作其本末亦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重始慎終推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

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除務天下所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攻命象之爲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以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俞予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

一作深

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

民之所欲

一作始

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

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

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

一無日
吾字

因其行事而加乎

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貢問
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其爲切而至於殺
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
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
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
大柄君子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擗殺於位一朝至
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
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

美於世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
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
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
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
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
次以言怨人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
久親皆防患爲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
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
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

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夏言春秋
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怒。或暴虐賊害人
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桶。晉厲之
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
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
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一無時字世之不仁
矣。王孔子曰。吾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亂
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
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

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
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
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
二名之意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
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
光所以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明者。天之行
也。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

春私繁露 卷六 五
博觀所以爲明也。任群賢所以爲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群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群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爲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要剛柔，肥臞美惡，累一無累字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爲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

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爲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

短

一作所

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

也。故其形

一無形字

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莫無爲，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虚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偏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

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畜積受於先賢釋其
讐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為臬一作宗據位治人

用何為名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

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

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

以無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

國而棄之者也忠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

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

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

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

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

鹿各從其欲家自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

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

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襄

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

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其事祖彌舉顯孝悌表

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

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廡庠序修孝

梯敬讓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
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尊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
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
而卧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
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
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
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
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
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

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
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
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
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
成是謂尊神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
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
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
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

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

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出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爲貴矣。故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

之制以等

一作異

貴賤之差，設官

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蹕然相駁，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必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

以畏之，既有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多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使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爲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爲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爲人君者，固守其德。

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雁逆必有清濁
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
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
知其濁於曲之中必知其直於直之中必知其曲於
聲之中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
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
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爲象則一作爲
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
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

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
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有清濁影
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爲君
虚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之象其行
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
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責名考質以參其實賞
不空行罰不虛出是以群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
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
樹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春秋繁露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爲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

春秋繁露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爲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

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
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絀陟
計事除廢一作費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挈名
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
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
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
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一作詐奇喜怒不能
傾姦軌不能弄一作筭萬物各得其冥一作貴非則百官勸
職爭進其功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
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
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陟命之曰計考試之法
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
少以爲名定實先內定之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
下考進退然後以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
爲第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爲一最五爲中
九爲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
員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員多者以四減之至於

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絀陟之次
次每計各遂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次四計各
不失故第而亦滿計絀陟之

初次再計謂上第二也次次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
爲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爲置三第六六得等爲置
二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
六此爲四計也絀者亦然

通國身第二十二

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

治國者以積賢爲道身以心爲本國以君爲主精積
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
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
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
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
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精氣之所趣也
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
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
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文王也謂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已受之於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帝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

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正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曰統故親夏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作宮邑于下洛之陽名相宮曰

尹

一作名相
曰宮尹

爵謂之帝舜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爲

九呈作宮邑於豐名相宮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鄗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爲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王

春秋繁露 卷七
四
黑統正魯尚黑紬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
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然則其畧說奈何
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氣
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首
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緩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
牲黑犧牲角卯冠於阼昏禮逆于庭喪禮殯于東階
之上祭黑牲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
者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
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

歷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
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
節緩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于
堂昏禮逆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間祭牲白牲薦尚
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
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晨晨鳴朝
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大節緩幘尚赤旗赤大
寶玉赤郊牲駢犧牲角粟冠于房昏禮逆于戶喪禮
殯于西階之上祭牲駢牲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

有身重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
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
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
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群臣近遠祖禰然後布天下
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
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
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
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
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

色衣諸侯統衣纏緣紐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緩遐
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
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
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
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
故君子曰武王其以正月矣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
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
當行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
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

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
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人之
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
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
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
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
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
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
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侯恐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

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
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代帝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
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皇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
謚卑故四帝後謚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
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踈之義也故王者有
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
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
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
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紂滅則

為五帝下至附庸，紂為九皇下極，其為民有一謂之
三代，故雖純地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代宗，故
曰聲名，魂魄施于虛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
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
以為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
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
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
親而仁多，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
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塋祭禮。

滕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
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器，員王厚九分，白藻五絲，衣
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
鼓用錫，僂溢員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餼多
諱，封禪於尚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
節義，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
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喪祭先亨，婦
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
屋卑，汚方祭器，方王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天下首。

服甲退鸞輿甲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戠施
 舞。舞。溢。方。先。烹。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于。下。位。主。
 天。法。質。而。王。其。道。伏。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于。子。
 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
 坐。而。食。喪。禮。先。嘉。踈。夫。別。葬。祭。禮。夫。婦。昭。穆。別。位。制。
 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楹。音安園長
隨其屋如倚靡員楹祭器楹王此字無厚七分白藻三
 絲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輿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
 樂程鼓用羽籥舞舞溢楹先用玉聲而後烹一作正

刑多隱親戠多赦封壇于左位主地法文而王其道
 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于。孫。篤。世。子。妾。不。以。子。
 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妻。同。坐。而。食。喪。
 禮。合。葬。祭。禮。先。和。鬯。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
 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其。衡。祭。器。衡。同。
 作。佚。機。玉。厚。六。分。白。藻。三。絲。衣。長。後。衽。服。首。一無習
 而。垂。流。鸞。輿。甲。備。地。周。象。載。垂。二。鸞。樂。縣。鼓。用。萬。儗。
 儗。溢。衡。先。烹。而。後。用。樂。正。刑。文。公。公。未詳封壇于左位
 四。法。條。于。所。故。祖。于。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

始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
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
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
性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
錫姓爲姒氏至於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胕疾行光
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
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玄鳥卵
生契契先發於胷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
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

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姒氏謂后稷母姜原
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部土播田五穀至文
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
禹臯論姓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
陰德也故以姬爲姓故殷王改文書始以男一作以男書子
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
之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

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六經
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
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
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
三自持立成數以爲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
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
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
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
三人爲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

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
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三月王者四選
選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精也有上有下
有中一選之精也三臣而爲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
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爲
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由此而
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堤
一作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
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六經三起而成日三

春利繁露 卷十
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凡四爲一選三卿爲一選三大夫爲一選三士爲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爲選取諸天之經其以時四爲制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爲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止而已天爲一端地

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一端火爲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端人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條之畢每條一端以十二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終故十歲百用百二十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彼之皆合於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慎而持九卿九卿爲三慎

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以爲
四選選十慎三臣皆天數也是故以四選率之則選
三十人三四十二人百二十亦天數也以十端四選
十端積四十慎慎三臣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
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
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賓之爲十
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
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
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

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
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
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
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
者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爲
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巳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
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
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
有四時一特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

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
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
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
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爲四選選立三
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
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時之選與
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
地之美也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
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
擅予他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
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
重受天子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斬奪之故
明爲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
疑也。儒者以湯武爲大賢大聖也。以爲全道。究義盡
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今足下以湯
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

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耶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

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皆爲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之豈宜如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

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

服制第二十六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則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噐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襲之度。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才。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饗。以廟將軍大夫，以明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絲，不敢服絲玄纁。乘馬謂之服制。

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謂之服制。

春秋繁露卷七終

水利錄卷一

<p>水利錄卷一</p>	<p>水利錄卷一</p>	<p>水利錄卷一</p>	<p>水利錄卷一</p>	<p>水利錄卷一</p>	<p>水利錄卷一</p>	<p>水利錄卷一</p>	<p>水利錄卷一</p>	<p>水利錄卷一</p>	<p>水利錄卷一</p>	<p>水利錄卷一</p>
--------------	--------------	--------------	--------------	--------------	--------------	--------------	--------------	--------------	--------------	--------------

